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詩集註卷十八

宋 王十朋 註

懷舊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彭蠡東北源廬阜西南麓何人修水上

續修水在南康軍建昌縣種

此一雙玉

次公雙玉以言公擇昆仲神仙傳陽伯翁有仙人以白石數升與之令種云當生美玉果

生白壁長二尺者數雙

思之不可見破宅餘脩竹四鄰戒莫犯十

畝森似束

次公元稹詩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

我來仲夏初解籜

呈新綠幽鳥向我鳴野人留我宿裴回不忍去微月掛

喬木遙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

屋

子仁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劉共父唐房千里竹室記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

者為柱榻撐者為椽桷

卧聽鄰寺鐘書窓有殘燭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

岐陽九月天微雪

次公岐陽即鳳翔府也

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

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廬深

次公杜詩廣文先生官獨冷師公為鳳翔簽判

太守陳公廟命公兼府學教授故用冷官事

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

上簪

次公杜詩白髮不勝簪

近買貂裘堪出塞

次公貂裘蘇季子之裘也見史記

忽思乘傳問西琛

次公乘傳所以為使也琛寶也詩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未成報國慙書劔

次公昔鄭生攻書學劔兩不成

豈不懷歸畏友朋

續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又左傳引逸詩

目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遙知

讀易東牕下車馬敲門定不應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

超然臺上雪城郭山川兩奇絕

次公超然臺在便園之北先生有記云園之北

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

海風吹動碧琉璃時見三山白銀闌

續三神山在海中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

蓋公堂前雪綠窻朱戶相

明滅

次公蓋公堂在公宇中先生有記云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西

北相望如引繩師曹參為齊丞相蓋公言治道貴清淨參避正堂舍茲公密州公宇有蓋公堂

堂中美

人雪爭妍粲然一笑玉齒頰

續郭璞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

就中

山堂雪更奇

先卿山堂亦東武堂名也

青松怪石亂瓊絲

先之禹貢青州厥貢

鉉松怪石

惟有使君遊不歸五更上馬愁斂眉君不見淮西

李常侍夜入蔡州縛取吳元濟

厚唐李愬以散騎常侍為唐鄆節度使襲蔡賊

吳元濟至懸瓠城夜半雪甚賊晏然無一人知之者遂克蔡州而擒元濟

又不見襄陽孟浩

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

續或問鄭蔡詩思對曰詩思在蒲橋雪中驢子上竟卿浩

然有長安道中雪詩

何當閉戶飲美酒無人毀譽河東守

援李布為河東

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陛下以一人譽名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

去杭州十五年復遊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鎮叔按先生文

集及年譜以熙寧四年辛亥除通判杭州以十一月到任至七年甲寅秋移守密州至元祐四

年己己知杭州自甲寅至己巳凡十五年

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

堯卿南屏寺也倬西湖南屏山興教

寺池有鯽魚十餘尾皆金色道人蘇軾半倚檻投餌為戲子仁按先生詩話云舊蹟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逗留初不喻此語及俸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餌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今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所謂重來拊檻者即此也

生覓手書

堯卿公遊壽星院入門使悟嘗有詩云前生我已到杭州又晉羊祜自省前生李氏之子

唐房琯悟前生為永禪師張文定公方平為滁州日遊琅邪山至藏院云前生寫楞伽經未終願再成之皆異也葑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疎誰憐寂寞高常

侍老去狂歌憶孟諸

續高適為封丘尉日有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適

後官至常侍而

亡故云高常侍

故周茂叔先生濂溪

坡谿在廬山下浦卿茂叔諱惲實避厚陵奉朝請改名張

順春陵人也事見嘗直濂溪詩序用中廬山記由江之南出德化門五里至延壽過院五里至石塘橋濂溪周郎中之隱居周名惲順字茂叔道州人仕宦有才畧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忽移水中蟹

續晉張華裴頠之被誅也王倫

孫秀以宿憾收解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起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兄弟輕我耶

愛及屋

上烏

次公尚書大傳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氏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

儲胥老杜詩丈人屋上烏
人好烏亦好正用此事

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

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

援謂伯夷

也義不食周粟餓死西山楊子云西山之餓夫

遂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先生

豈我輩造物乃其徒

續莊子與造化者為徒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

應同柳州

柳

續子厚為柳州刺史其詩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

聊使愚溪愚

厚按子厚愚溪對其畧曰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子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因從之予固若是耶柳子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愚得適是名耶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

花門酒美盍不歸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
望鄉心與鴈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違
不問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有懷其人

畫卧玉堂上微風舉輕紈銅餅下碧井百尺鳴飛瀾俛

仰清夢餘愛此一掬寒似予平生友苦語涼肺肝

續史記商

歎云甘言疾也苦言藥也

秀眉玉兩頰矯矯如翔鸞置之江淮交清

詩洗江湍紅鱗對白酒信美非所安

師王樂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曾何足
以銷憂
丞相功業成還家酒杯寬人間有此客

厚晉書謝安見

桓溫溫喜言平生談笑竟日安既出溫顧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

折簡呼不難

續晉史司

馬宣王討王陵陵南縛水次遙謂宣王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敢不至而乃引軍來耶王曰以君非折簡客故

耳
相將扣東閣

援公孫弘為相聞東閣以延賢人

起舞盡餘歡

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與可既沒追和具韻

斯人所甚厭投畀每不受

次公詩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隄

欲

其少須臾奪去惟恐後誰云尸此職

次公詩誰具尸之

無乃亦

假守賦才有鉅細無異斛與斗胡不安其分但聽物所

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妍醜坐令雞栖車長載朱伯厚

援後漢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舉匡賊罪并匡死常侍赴三府訪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

朱伯厚平生無一旅既死咤萬口次公五百人為旅左傳有衆一旅言生雖寡徒

而死則共惜也自聞與可亡胸臆生堆阜懸知臨絕意要我一

執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遺文付來哲後事待諸

友伶俜松紹孤厚晉山濤傳濤字巨源與松原善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子仁杜詩瘦男獨伶俜老病孟光偶續後漢梁鴻妻孟光字德耀世人賤目見

爭笑千金帚續魏文帝曰家有弊帚身之千金君詩與楚詞識者當有

取

子仁先生祭與可文云孰能為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

但知愛墨竹此嘆吾

已久

次公先生嘗作與可墨竹贊云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亦如此意也

故人多厚祿

任杜詩厚祿故人書衡絕恒飢推子色淒涼

能復哀君否不見林與蘇飢寒

自奔走

和子由澠池懷舊

彥忠按前漢弘農郡澠池縣注景帝中二年初徙萬家為縣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次公此兩句緣子由首篇序云昔與子瞻同侍編禮皆宿縣中寺舍題其老僧本閣之壁而詩云舊宿僧房壁

共題故先生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往日死馬

和之云爾

於二陵騎驢至澠池厚賈誼平屈原賦騰駕罷牛驂蹇驢兮杜詩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宿號二十五

日自號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曾氏所建也夜

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

堯卿薦字

賓興皇祐三年鄭

御勝及第臨邛人

龕燈明滅欲三更歌枕無人夢自驚

次公烟花錄載陳後主詩云午醉醒

來晚無人夢自驚

深谷流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牀明故人漸

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欲向蟠溪問姜叟

次公姜叟太公

也呂望本姜姓題所謂禱碣溪也

僕夫屢報斗杓傾

宿餘杭法喜寺後綠野亭望吳興諸山懷孫莘老

學士

徙倚秋原上淒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窮問

謀知秦過

餘艘始皇所舍舟也續始皇三十七年至錢塘臨浙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徙狹中度即

今餘杭也以其舍舟於此故名援賈誼作過秦論指秦之過失也

看山識禹功

西北有舟枕山

堯時洪水繫舟山上援趙孟頫於洛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

蟲

厚漢史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

荷背風翻白蓮腮雨退紅追遊

慰遲暮覓句做兒童北望苕溪轉遙憐震澤通

續苕水出天目

山北入太湖乃古震澤也

烹魚得尺素

厚古樂府詞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

尺素書

好在紫髯翁

次公張遜以紫髯將軍目孫權今輩老多髯又姓孫故用此事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崔度賢良

宛丘先生自不飽更笑老崔窮百巧一更相過三更歸

古栢陰中看參昴

次公詩有惟參及昴

去年舉君首箸盤夜傾閨

酒赤如丹

安國韻語陽秋云酒有以紅為貴者李賀詩云小槽酒滴真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

次定四車全書

東坡詩集注

謂之紅酒具色殆類胭脂

今年還看去年月露冷遙知范叔寒

援頌賈謂

范睢曰范叔一寒至此乎乃與之絺袍

典衣自種一頃豆

任楊惲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種一頃豆落而為其

那知積雪生科斗歸來四壁草蟲鳴不如王

江長飲酒

王江陳州道人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從來直道不辜身得向西湖雨過春沂上已成魯點服

泮宮初采魯侯芹

續詩泮水頌傳公曰薄米其芹

休驚歲歲年年貌

續劉

希夷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且對朝朝暮暮人

援宋玉神女賦朝為行雨

暮為行雨朝朝
暮暮陽臺之下
細雨晴時一百六
續荆楚歲時記曰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歷日在清明前二日亦有云去冬至一百六日養源韻語陽秋曰自冬至一百有五至寒食或謂自冬至至清明凡七炁至寒食止一百三日殊不知歷家以餘分湊之也畫船鼉鼓莫

違民

草長江南鶯亂飛

續南史丘希範書莫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園羣鶯亂飛

年來

事事與心違

胡松康幽憤詩云事與願違迨茲淹留高僧雅鳳詩云多事與心違

花開後

院還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點

檢幾人非

厚白居易詩樽前百事皆依舊點檢惟無薛秀才

去年柳絮飛時節

記得金籠放雪衣

杭人多以放鴿為太守壽堯卿唐諱宥錄曰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

宮中歲久頗聰慧通曉言詞上及貴妃呼為雪衣此呼鴿為雪衣借用故事也

浮玉山頭日日風

即金山也若拙劉夢得詩云山頭日日風和雨湧金門外已

春融

洪父按杭州圖經云湧金門外錢塘縣去縣三里半

二年魚鳥渾相識

次公退之

詩朝遊孤嶼南暮遊孤嶼北所以孤嶼鳥公與畫相識又簡文帝云魚鳥來親人

三月鶯花付

與公剩看新翻眉倒暈

堯卿當時新翻眉樣謂倒暈在橫雲卻月遠山我眉之外先生

嘗有詩云倒暈眉連秀嶺浮蓋謂此也

未應泣別臉消紅

堯卿白樂天王昭君詩云滿面

胡沙滿鬢風眉消殘黛臉消紅

何人織得相思字

續寶滔妻蘇氏織錦為回文詩以寄滔

寄與江邊北向鴻

續蘇武留匈奴不得歸使者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繫帛書言

武在某澤之中單于驚逆歸武又月令季冬之月鴈北向

國艷天嬌酒半酣

厚李正封詩國色朝酣酒

去年同賞寄僧簷但知

撲撲晴香軟誰見森森曉態嚴穀雨共驚無幾日蜜蜂

未許輒先甜

次公古有蜂詩云不知辛苦為誰甜

應須火急回征棹一片

辭枝可得黏

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

次公惠山泉陽羨米皆常州事

賣

劔買牛吾欲老殺雞為黍子來無地偏不信容高蓋

陶

潛詩心遠地自偏次公于公曰可俗儉真堪着腐儒

續漢

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也

高祖嫚罵酈食其曰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滯

厚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

經營身計一生迂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苦有懷子由第二首

西來烟陣塞空虛灑遍秋田雨不如

倬白樂天捕蝗詩始自兩河及三輔

存食如蠶

飛似雨

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苦自招渠無人可

許烏銜肉

厚黃霸為潁川太守欲有所伺察擇康吏造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

攫其肉民有詣府言事者適見之道吏後日行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大驚以

霸具知其起居所有
毫釐不敢有所隱

憶弟難憑犬寄書

續晉陸機有駿犬名黃耳甚愛

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
汝能責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乃為書以竹筒盛之
繫其頸上犬尋舊路南走至家得報還洛

餘

自笑迂疎皆此類區區猶欲理蝗

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溪邊野菊黃久廢山行疲犂确

次公韓退之詩山石犂确行遲微

尚能村醉舞淋浪

次公退之詩淋浪身上衣

獨眠

牀上夢覓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

續後漢周

稱傳馮良年三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
廝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為從姜撫學妻子求

索蹤跡斷絕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
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年許乃還鄉里
子來何

處問行藏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句讀
之殆不可為懷因和具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
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
竊聞其一二以為今者宦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
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

子明按
子由詩

序云轍幼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而
宦遊四方讀韋蘇州詩有那知風雨夜復此對

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閒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官留詩與轍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留滯於睢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于澧濮之間相從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追感前約作二小詩詩云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恨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

別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

形容變盡語音存

緘後漢黨錮傳夏馥以黨魁亡命隱匿名姓為治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

瘁弟靜遇之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但令朱雀長金花

厚陰真君歌北方正氣為河車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歸一體朱雀

調運生金花

此別還同一轉車五百年間誰復在會看銅狄

兩咨嗟

援後漢方朔傳藟子訓於長安東霸城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今已近五百

歲矣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次公前卷有正月二

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詩一首而今又有此詩則女王城詩者四年也出郭尋春詩者五年也故今詩為六年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

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溫。

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堦。

次公：十洲記：聚窟州有返堦香，香聞

數百里，死尸在地間，即活也。

岐亭五首

并序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李常也。為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復往見之，李常使人勞余於中塗，余久不殺，恐李常之為余殺也，則以前韻作

詩為殺戒以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
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必以
前韻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而季常七來見余
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量移汝州自江淮徂維
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為
五篇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林草木暗近舍烟火濕下
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

續史記晏子傳云
意氣揚揚甚自得

知我犯寒來

呼酒意頗急拊掌動隣里遠村捉鵝鴨房櫬鏘器聲

次公

曹操過呂百奢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夜殺之

蔬果照巾羅久聞薑蒿美初

見新芽赤洗盞酌鵝黃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燮新鵝

磨刀削熊白

次公木蘭歌磨刀霍霍向猪羊

須臾我徑醉坐睡落巾幘醒時夜向闌

唧唧銅鉶泣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我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朝來坐庵中惟見峯巒集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

次公

莊子魚相煦以濕

剗腸彼交病

次公莊子龜能七十二鑽無遠莫而不能避剗腸之患

過

金少曰人公一
卷十八
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

次公晉書王獻之與堵允見謝安但寒溫而已

相勸此

最急不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

見蜜酒歌又一道注次公據盧氏雜說是鄭餘

慶而先生指為盧懷慎豈懷慎事同此而別有出處耶舊注知引盧氏雜說却便改懷慎以證先生之句則甚

誤

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鬢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机赤

琉璃載烝豚中有人乳白

續晉王濟字武子武帝常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

中烝豚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死年四十六歲

盧公信寒

陋衰髮得滿憤

次公東髮滿憤言其壽也而新舊唐史並不見其死之年歲惟鄭餘慶則云死

年七十
六也
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

厚黃庭經長生至慎房中急何謂死作全

神先生萬金壁護此一蟻缺次公抱朴子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純物一年

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倬李太白桃花源序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先陰者百代之過客

也又擬古詩云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次公嚴武

杜謂杜甫杜詩集

載嚴武詩數篇

君家蜂作窠歲歲添漆汁次公物類相感志云蜂窠極大者圓一二尺其綴不過小

索許大云是十姑樹汁猶漆類故綴牢耳我身牛穿鼻次公莊子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

鼻是卷舌聊自濕二年三過君此行真得得任退之詩上去無得

得下來愛君似劇孟叩門知緩急援袁盎傳洛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

陵富人有所盡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盡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惟李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

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

次公綠頭鴨曲名

行當隔簾見

花霧輕幕幕為我取黃封親折官泥赤仍須煩素手自

點葉家白

次公葉家白建溪茶名賈按北苑拾遺錄云北苑之地以溪東葉布為首稱葉鹿言次之

葉園又次之凡隸藉者一千餘戶

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憤閉門弄漆

丁

次公添丁盧仝之子也全集有示添丁詩

談笑雜呱泣西方正苦戰誰補

將帥缺披圖見八陣

秦諸葛亮作八陣圖厚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其要云夫八宮之

位正則數不愆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雨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將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背出必使合散更主客用

兵者有客

不須親戎行坐論教君集

續唐太宗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

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耳反

酸酒如羹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我

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

續南方有茅柴酒次公茅柴乃村落

所釀醕薄酒也任黃州人

禁網日夜急

續酒禁嚴也

西鄰推

鑿盜

續趙廣漢為京兆尹直入博陸侯霍禹第索私

醉

倒猪與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幕何從得此酒冷面

妬君亦定應好事人

次公揚雄傳贊時有好事者載酒轂從雄游學

十石供李

白為君三日醉蓬髮不暇憤夜深欲逾垣卧想春鑿泣

春鑿泣以言酒熱而泣泣然也兩句之意暗使卑卓傳北舍郎酒熱夜至其鑿間盜取也

君奴亦笑

我鬢齒行禿缺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

次公惡客字即公孫弘云

寧逢惡賓不逢故

人生幾兩履

援阮孚好蠟履謂人曰一生能著幾兩履

莫

人見西京雜記

厭頻來集

枯松強鑽膏槁竹欲漑汁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濕不

知我與君交遊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為急

續梵網紅

序當求精進如救頭然

願為穿雲鵲莫作將雛鴨

次公樂府

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有鳳將雛五行

志有雛將雛

我行及朱夏煮酒映疎幕故鄉將何許

西望千山赤茲遊定安歸東泛萬頃白一歡寧復再起

舞花墮憤行將出苦語

續史記甘言疾也苦言藥也

不用兒女泣吾

非故多矣君豈無一缺各念別時言閉戶謝衆客空堂

淨掃地虛白道所集

厚莊子虛室生白
又云唯道集虛

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

子仁王荊公詩云柳

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
頭相見江南二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
日重來白首欲尋舊迹都迷先生見此兩絕注
日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和之後魯直亦和

四首

秋早川源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劔外何人送

我池南

次公先生蜀人自京師言蜀則為劔外矣
杜詩草木變衰行劔外池南蓋歸蜀之路

但有樽中若下

續湖州長興縣有茗溪南岸曰上若此
曰下若是也人取下若水釀酒極美勝

於雲陽俗稱下若酒次公吳興統記云苕溪一名顧渚
口一名趙瀆子仁初學記載鄒陽酒賦詩其品類則沙
洛渌鄆烏鄉若下敬夫山蕪之吳何須墓上征西厚魏
興記云上若下若村並出美酒武記
注公言為典軍校尉意遂更為國家討賊立功欲封侯
作征西將軍然後題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
也也
聞道烏衣巷口援烏衣巷在金陵而今烟草萋迷次
荆公居金陵是晉王謝所居也
時已夢故云耳

武昌西山

并叙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為武昌令常遊寒
溪西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岡與武昌相

望亦常住來溪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
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元次
山窪搏銘刻之巖石因為此詩請聖求同賦當以遺
邑人使刻之銘側

春江綠漲蒲萄醅

厚東漢四夷列傳果弋國屬康居出蒲萄其土水美故蒲萄酒時有名焉

李白襄陽歌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醅醕

武昌官柳知誰栽

次公晉陶侃傳侃鎮

武昌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性

怖謝罪

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

五里風駕兩腋飛崔嵬同遊因卧九曲嶺褰衣獨到吳

王臺中原北望在何許但見落日低黃埃歸來解劔亭

前路

子仁解劔亭在武昌先
生嘗云子胥渡江處也

蒼崖半入雲濤堆浪翁醉

處今安在

浪溪在江州西南九十里言浪無可拘限著
浪說十一篇為一卷其在典上鄰家皆是漁

者少者長者戲叟曰聳叟又以其漫浪於人間謂其可
稱漫叟次公浪翁指言元結也本集自釋云天下兵起
逃入猗玗洞始自稱猗玗

石臼杯飲無樽壘

次公云元
結居樊上

有窪樽自為銘并序曰郎亭西乳有一石西臨樊水漫
叟構石顛以為亭石有眾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孟士源
愛之命為杯樽杯字音薄伏勿為士源作杯樽銘曰時
俗獍狡日益偽薄誰能杯飲共守薄朴舊注引元結眾

樽詩全篇乃是道
州家樽詩矣非是

爾來古意誰復嗣公有妙語留山隈

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

續退之石鼓歌雨淋日炙野火燎

當時相望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鑾開豈知白首同夜直

卧看椽燭高花摧

師唐宣宗以金蓮燭送金狐綉歸翰林院盛椽燭而以金蓮花承之

江

邊曉夢忽驚斷銅環玉鎖鳴春雷山人帳空猿鶴怨

孔厚

雜圭北山移文云蕙帳空兮

江湖水生鴻鴈來

續杜詩鴻鴈幾

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時到江湖

請公作詩寄父老往和萬壑松風哀

任先生此篇元

祐五并

京師作

再用前韻

朱顏發過如春醕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

厚杜詩掃除白髮黃精在

赤松却欲參黃梅

援赤松子古仙人也黃梅謂五祖弘忍大師也

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

次公廬山惠遠大師與謝靈運等十

八人結為白蓮社今寒溪豈實有此遺跡耶

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

五臺

續先生有菩薩泉銘云陶侃為廣州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使迹之得金像初送武昌寒溪寺其

後惠遠禪師迎像於廬山唐會昌中毀天下寺有二僧藏像錦繡谷比佛教興復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紫發見如蛾眉五臺山所見今寒溪西數百步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豈昔金像之所在乎師五臺山

在河東太原郡境內也

飲泉鑒面得真意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

暮景返田里遠沂江水窮離堆

厚離堆山名在蜀之永康軍史記李冰為蜀太

守鑿離堆以

還朝豈獨羞老病自嘆才盡傾空壘

次公江淹

除沫水之患

夢以五色筆還郭璞文章頌減當時有才盡之嘆

諸公渠渠若夏屋

次公詩於我乎夏屋

渠渠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

次公孟浩然詩一日不讀書心

荒如廢井又易井渫不食

古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

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濶雪浪倒卷雲峯摧石中

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

韋應物詩云水性本云靜石中故無聲如何兩

相激雷轉
空山驚

欲就諸公評此語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

宗一勺水往與屈賈湔餘哀

次公禪有南宗北宗湔洗屈原賈誼之哀一勺水出

禮記

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輒次其韻余昔在館中
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賦詩近歲不復講故終篇
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亦太平盛事也

君先魯東家

續魯人謂孔子為吾東家丘也

門戶照千古

師魯縣關里孔子所居又

有五父之衝

文章固應耳須鬣餘似處雖非蒙俱狀

厚荀子云仲尼

狀面如蒙俱注俱方相也具首蒙茸然故曰蒙俱俱音欺

尚有歷國苦

援孔子歷聘諸國所干者

七十誦書口瀾翻次公退之詩挈二君

布穀雜杜宇

任後漢馮衍書

云詞如循環口如布穀次公布穀杜宇二鳥名皆鳴聲不停之禽

十年困奔走櫛沐飽

風雨

厚莊言禹云沐甚雨櫛疾風

吾道其非耶野處豈兕虎

援史記孔子圖

於陳蔡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也

灞陵閒老將柏

直口尚乳

厚漢書魏王豹反漢王問魏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

自君

兄弟還鼎立知有補

次公此言三孔之在館閣也黃魯直亦云二蘇正連璧三孔立分鼎

蓬山耆舊散

任後漢學者謂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

故事誰刪去來迎

馮翊傳

厚西漢蕭望之薛宣朱博皆以馮翊遷

出餞會稽組

授西漢朱買臣拜為會稽

太守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車也邸守驚列中庭拜謁有頃長安

鹿吏乘駟馬來迎買臣遂乘傳去也

吾猶及前輩詩

酒盛冊府

次公三館皆謂之冊府以東壁圖書之府故也

願君唱此物揚解斯

杜舉

續禮記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入寢酌以飲曠與調且自飲其辭云

云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因繫皆滿日莫

不得返舍因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餘
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瀟然三圍皆空蓋同僚
之力非拙巧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守
前詩

除日當早歸

續東方朔伏日當早歸

官事乃見留

次公晉楊濟曰子癡了官事官

事未易了

執筆對之泣

續後漢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獄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當對

泣

哀此繫中囚小人營餼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

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誰能斃縱遣

次公

後漢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
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師晉史曹據調臨留令有
死囚歲久據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新歲人
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無
恨也據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並無違者南史何肩仕
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
依期而返北史蕭瑒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至
元中放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諸囚荷
恩並依
限而至
閔然愧前修
援晉陶潛詩誰云固
窮難邀也此前修

今和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王囚

次公

五行有五相
死囚廢休也

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守嘯

諾獲少休

續後漢黨錮傳序三郡為強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

農成瑞但坐嘯

却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不

可修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為杭州日送客舟中手書一

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畫船來往疾輕鴻誰知

獨卧朱簾裏一榻無塵四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

垌赴鄂州舟中遇微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

首送之且歸具書唐氏

堯卿彥猷名均子暉按圖經寶雲寺在錢塘門外共

趙王錢

氏建

二妙彫雲筆法空

厚衛瓘索靖俱善草書謂之一臺二妙子仁漢末張英善草書論者瓘得

伯英筋靖得伯英肉自二人死妙處彫雲不振筆法掃地而空矣

忽驚雲海戲羣鴻

子仁

梁武帝評書曰鍾繇書若雲鶴遊天羣鴻戲海

詩清不敢私囊篋人道黃門有

文風

黃門衛栢

出處榮枯一笑空十年社燕與秋鴻誰知白首長河路

還卧當時送客風

堯卿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

感舊

并引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
六而子由年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愴然
始有感聚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常
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淒然有此感
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
作詩以記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居子由東
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
子由而去

牀頭枕馳道

次公東府在馳道旁故云枕馳道也

雙闕夜未央

續詩庭燎云夜如何

其夜未央厚江文通詩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

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

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然感初涼篴仕

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扣門呼

阿同

子由一字同叔

安寢已太康

次公詩無已太康

青山映華髮

次公柳子

厚詩早晚青

歸計三月糧

次公莊子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我欲自汝陰

山映華髮

徑上潼江章想見冰盤中石密與柿霜

予欲詣東川而歸二物皆東川

出所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

援詩草蟲云

我心則降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東堂閱

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半熟黃梁日未斜

續太平廣記呂仙翁授盧生一枕盧夢入枕中見富貴五十餘年忽覺而

所炊黃梁飯未熟也

玉堂陰合手栽花

次公玉堂翰林院中公堂也先生元祐二年為翰林

學士四年出知杭州至是召還則六年也故言其在玉堂時手栽之花陰已合矣

却思三十年

前味未飯鐘時已飯茶

厚唐王播少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及播至已飯矣

後二紀播出鎮是邦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題二絕一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闌黎飯後鐘二十年前塵

撲面如今始得
碧紗籠出撥言

夢覺還驚屨響廊

次公蘇州圖
經有響屨廊

故人來炷影前香

次公先生

有畫像在
院中故也

鬢鬢白盡成何事
一帖空存老遂良

法帖中有褚遂

良書云即日遂
良鬢髮盡白

尺一東來喚我歸

續尺一言天子之詔也漢制尺一之
版以寫詔書故陳蕃傳云尺一選舉

又晉書石鑒謂山濤曰宰相三
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也

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

曹植今堪笑却卷波瀾入小詩

援杜詩文章曹植波瀾
濶次公今先生自笑其

窘東大才而為小
詩故以自比也

在彭城日與定國為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
相遇於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而
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顧予衰病心
形俱瘁感之作詩

菊醞萸囊自古傳

續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

遊學長房謂曰汝家當有大灾厄急
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酒此禍可銷景
如其言舉家去夕還見雞犬一時暴死長房曰此可以
當之今世人九日登高是也次公西京雜記曰漢武帝
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餠飲菊酒云令人
壽長

長房寧復是臞仙

援司馬相如賦序列仙之
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

應從漢

武橫汾日

次公文選漢武帝行幸河東祠后土作秋風
詞曰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子

仁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詩九日
天氣清登高無秋雲憶昔傳遊豫樓船壯橫汾
數到劉

公戲馬年

續南齊書宋武姓劉氏諱裕為宋公在彭城
九月九日登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故

事

對玉山人雖老矣

援晉裴楷風神高邁客儀俊爽時
人稱見裴叔則如行玉山映照人

也次公晉嵇康醉後如玉山之

見恒河性故依然

次公

將頽然對玉山人則先生自謂
經佛問波斯匿王昔見恒河水與今所見何異王對以
宛然無異佛再語之以汝之髮白面皺而此見精性未

曾有

王郎九日詩千首今賦黃樓第一篇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烝熱不可過

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月舟行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詩

忠孝王家千柱宮

次公忠孝王錢王也杭州乃錢王偏邑

東坡作吏五年

中中和堂上東南頰

次公頰字內地常語宮室之房曰頰猶人之頤頰也

獨有人

間萬里風

次公萬里風使黃帝夢萬里風拂天下塵也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詩憶與僕去歲會于彭門折花餽筭故事作詩二十四韻

見戲依韻奉荅亦以戲公擇云

汝陽真天人絹帽著紅槿

次公汝陽讓皇帝之子璵也老杜八哀詩云汝陽讓帝子

眉宇真天人王多從明皇為羯鼓之樂見羯鼓錄云汝陽王璵常戴研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置帽上極滑久而方安曲終花不墜以為能上曰花奴姿質明瑩必是神仙中責墜來也故老杜有真天人之語

三百萬不買一微哂

緇明皇自打羯鼓曲終戲謂八姨曰樂籍今日有幸得供養天人請

一纏頭八姨出三百萬為壽

共誇青山峯曲盡花不隕

援宋璟曰頭如青山峯取

其不動手如白雨點取其碎急此羯鼓之最妙處也

當時謫仙人逸韻謝封畛

緇曰

謫仙人謂唐李白也賀知章見之曰子謫仙人也

詩成天一笑

厚玉女投壺天為之笑則電杜

詩每蒙天一笑復此物皆春次公詩成事乃李白嘗於禁中作木芍藥詞三章成也萬象解寒窘

驚開小桃杏不待雷發軫

續明皇嘗御小殿取羯鼓縱擊一曲名春光好顧桃杏皆

拆帝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次公借此意以言李餘

白詩章可動造化亦猶汝陽王打羯鼓之妙已矣

波尚涓滴乞與居易植

援白樂天元微之也

爾來誰復見前輩風

流盡

次公前輩謂李白元白也南史張融傳其從弟弔之曰阿兄風流頓盡

寂寞兩詩人

殘紅對櫻筍

次公兩詩人指言華老施大夫也櫻筍兩物唐三月宰相有櫻筍厨時為最盛如此

飢腸得一醉妙語傳不泯君來恨不與更復相牽引我

老心已灰空煩扇餘燼

次公莊子心若死灰左傳云收合餘燼

天遊照六

鑿虛空掃克物

次公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瑱心懸無天遊則六鑿相攘選琛帶九物

知色竟空那復嗜鳥吻

續鳥吻即鳥喙也蘇秦云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喙為其愈充

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蕭然一方丈居士老龐蘊

續方丈使維摩詰也居士龐蘊問馬

祖言下頓悟

散花從滿鉢不答天女問故人猶故日怨句寫

餘恨

子仁退之詩頻蒙怨句刺棄遺

疑我此心在遮防費欄楯應虞已

斃蛇折尾時一蠹

次公微杜詩義鶴行之言蛇曰折尾能一掉

次聞孟光賢

不學處仲忍

續孟光梁鴻妻援王敦字處仲嘗荒恣於色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

諸妾數十人並放出之云云

寄招應已足左右侍雲鬢

任詩鬢髮如雲何時

花月夜羊酒謝不敏

續退之時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

此生如幻

耳戲語君勿愠應同亡是公一對子虛聽

厚司馬相如子虛賦子虛

與亡是公言楚獵之事亡是公听然而笑

與亡是公言楚獵之事亡是公听然而笑

和孫同年卞山龍洞禱晴

吳興連月雨

信氏吳興統記歸命侯寶鼎元年分吳郡之烏程永安餘杭臨水陽羨五縣及丹陽

郡之故鄣安吉原鄉於潛四縣合九縣立吳興郡

釜甌生魚蛙

續范丹云甌中生塵范史雲釜

中生魚范萊蕪

往問卞山龍曷不安厥家梯山上巉絕俯視驚

谿研

次公谿音虛咸切研音火加切空谷也

神井湧雲蓋陰崖垂薜花交

流百道泉赴壑走羣蛇不知落何處隱隱如縑車我來

叩石戶飛鼠翻白鷗

厚李白詩仙鼠如白鴉子仁按太白詩序云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

山山洞往往有乳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鵝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

懸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嘉

厚莊子驪龍領下有珠得之者必遭其睡也

雨

師少弭節雷師亦停撾積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農夫

免菜色龍亦飽豚蝦

安國樂天黑潭龍樂府云假託神龍食豚盡重泉之下龍知無

看

君擁黃紬高卧放早衙

顏世傳太祖皇帝謂一縣令曰謹勿於黃紬被內放衙厚文潞

公為榆次縣令嘗題詩縣樓鼓云置向熱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芳出頭來放早衙蓋

用本朝

故事云

次韻孫祕丞見贈

感聚清東似變風老來詩句耳偏聰

次公殷師有耳聰之疾聞蟻動如牛

聞迂疎自笑成何事冷淡誰能用許功

次公白樂天醉中欲罷聯句曰

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

不怕飛蚊如立豹肯隨白馬過垂虹吟哦

相對忘三伏擬泛冰溪入雪宮

湖州多蛟豹脚尤毒垂虹吳江亭名無逸吳郡

圖經云慶曆八年縣尉王廷堅建橋有亭曰垂虹次公

世謂湖州為水精宮言其四面皆水又齊宣王見孟子

於雪

宮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

倬開祖名邨元豐二年知湖州時作

俯仰東西閱數州老於歧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謝令

厚鄧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

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

曙鄧侯挽不來

旋見兒童迎細侯

續後漢郭伋字細侯為并州牧始至行部

謝令推不去

到西河吳稷有兒童數

政拙年年祈水旱

子仁唐陽城云撫字心勞

催科政拙

民勞處處避朝謳河吞巨野那容塞

倬漢志孝武元光中河

決於狐子東南注鉅野過於淮泗上

盜入蒙山不易搜

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

未脫風濤且傍洲罔罔可憐真喪狗

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

相失獨立郭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累累然若喪家之狗子仁退之送腹脩序云今人適數百里出門罔罔有離別

時時相觸是虛舟

厚莊子有虛船來觸舟

竭來震澤都

如夢只有苕溪可倚樓野釀酸酣如蜜水樂工零落似

風歐遠思顏柳并諸謝

厚晉謝安謝萬宋謝莊梁柳澤顏真卿皆為吳興太守

近

憶張

子陳野舉

與老劉

厚

風定軒牕飛豹脚

倅湖州多敘豹脚者尤毒

雨餘欄檻上蝸牛舊遊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尚黑頭

憶昔湖山共尋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

夜棹風船駭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

次公李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海南未起垂天翼

續莊子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

怒而飛其翼

澗底仍依徑寸床

次公左太冲詩云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

若垂天之雲

彼徑寸莖蔭

此百尺條

已許秋風歸便得豫憂詩筆老難酬此生

歲月行飄忽

次公劉勰文心彫龍云歲月飄忽性靈不居

晚節功名亦謬悠

次公莊子

犀首正緣無事飲

厚史記陳軫見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曰吾

謬悠之說

馮驩應為有魚留

續史記孟嘗君傳馮驩彈劍缺而歌曰長缺歸來乎

事可乎

食無魚孟嘗君遺之幸舍食有魚矣

從今便踏青州麴薄酒知君笑督郵

次公世說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草縣從事謂到縣下督郵言在鬲上住也

次韻荅孫侔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落英

續離騷經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

餐秋菊之落英

但得低頭拜東野

厚韓愈詩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驅蛭東野不回頭有

如寸莛

不辭中路伺淵明

按陶潛傳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其當往廬山乃遣其故

撞鉅鐘

人龐通之等齋酒先於半道要之

艤舟苔雪人安在

厚

潛既遇酒先引酌野亭欣然忘進

苔

雪湖州二水堯祖苔溪屬杭州餘杭雪溪屬湖二水源皆自天目山十朋唐隱逸傳云張志和云願為浮家泛

宅往來
苔雪問

卜築江淮計已成千里論交一言足

次公千里論交即嵇

康呂安每一相思千里命駕也

與君蓋亦不須傾

續孔子與程子相遇傾蓋而語厚鄒陽書

謬云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重寄

凜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浼君
蔣濟謂能來阮籍

續阮籍傳太尉蔣濟聞籍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

記求免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

濟大怒於是鄉鄰共喻

薛宣直欲吏朱雲

厚宣為丞相朱雲往見之

宣備賓主禮因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園可以觀四方之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復

言

好詩衝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乞取千篇看俊

逸不將輕比鮑參軍

援鮑昭字明遠文辭瞻逸為臨海王子項前軍參軍杜甫憶李白詩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倬鮑明遠詩鍾嶸曰鮑參軍詩如野鶴翻雲良馬走堤俊逸奔散

次韻樂著作野步

老來幾不辨西東秋後霜林且強紅

次公白樂天詩云
醉貌如霜葉雖紅

不是春

眼暈見花真是病

次公佛書云空本
無花病者妄見

耳虛聞蟻定

非聰

續晉書殷仲堪傳父嘗患耳
聰聞林下蟻動謂之牛聞

酒醒不覺春強半睡

起嘗驚日過中植杖偶逢為黍客披衣閒詠舞雩風仰

看落藥收松粉俯見新芽摘祀叢楚雨還昏雲夢澤吳

潮不到武昌宮

黃州對岸武昌縣有孫權故宮

廢興古郡詩無數寂寞

間窻易粗通解組歸來成二老風流他日與君同

續老杜與

贊上人詩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次韻荅子由

平生弱羽寄衝風

次公文選衝風起今橫波子仁傳云衝風之末不能舉弱羽

此去

歸飛識所從好語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重山僧

有味寧知子

續杜牧之詩山僧却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氣味長

瀧吏無言只笑

儂

厚退之南遷下樂昌瀧作瀧吏詩往問瀧頭吏潮州

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官何
問之愚營如官京邑何由知東兵潮州底處
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何由到而知
尚有讀書

清淨業未容春睡敵千鍾

和何長官六言次韻五首

作邑君真伯厚

續後漢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
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

騎將軍趙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趙趙詣獄謝

三府訪曰車如鷄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去官我

豈曼容

厚兩龔傳云琅邪郡漢兄子曼容養志
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劾去

一廬願

託仁政六字難賡變風

五噫已出東洛三復顧比南容學道未從潘盜

南海謂狂為盜

潘近世得道者也堯卿大宋朝元祐中廣南儂智高率衆陷邕州又將襲廣南請郡城至梧州有潘盜者弃妻子服儒衣常持一大嬰行坐獨語南越謂愚盜儂賊聞其異召而問之曰吾形貌如何盜曰汝一賊也他無所類又問梧州幾日可陷曰百斗亦不可陷又曰吾欲據北城以有南越如何曰汝將斬頭豈能有越邪賊怒害之

草書猶似揚風

楊凝式也

石渠何須反顧

次公漢有石渠署典校祕書先生初直史館出倖杭州自杭州知密州自密徙

徐自徐徙湖以詩得罪責黃州團練副使

水澤幸足相容長江大欲見底探

支八月涼風

次公探支字是官物官錢有此名此亦戲言之矣

清風初號地籟

續莊子地籟則衆寂是也

明月自寫天容貧家何以

娛客但知抹月批風

次公饌食者有批有抹抹月批風又戲言之

青山自是絕世無人誰與為容

次公詩豈無青米難適為容

說向市

朝公子何殊馬耳東風

厚李白詩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吹馬耳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憶子少年時肺喘疲坐卧喊呀或終日勢若風雨過虛

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墮

次公下墮字素問有云令人下墮下墮即下墮言氣墮於下也

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

次公退之云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釘栗與梨終

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渴苦滿肺歛腹輒破三彭

恣啖齧

鯨仙人謂僧契虛曰能伐三彭之仇乎邦衡唐秦先生法三尸法云上尸彭居在人頭中中尸

彭質在人腹中下尸彭蟠在人足中狀如小兒有須毛人既死遂作鬼耳

二豎肯通播

厚左傳晉

景公疾求醫于秦秦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育之下若寸田可治生

次公道家有云尺宅寸田寸田以言丹田也

誰勸耕黃稌

萬田謂上腹為黃稌

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

續本草藥有君臣佐使處方者當一

君二臣三佐五使

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

厚老子節解曰唾者溢為醴泉聚為

玉漿流為華池散為津液降為甘露漱以咽之既藏潤身以流百脉化養精神支節毛髮堅固長春次公此唾

咽漱法也舊注所引雖不開涉詩句中字而其意則是

隔壁聞三嚙隱隱如轉磨

自茲失故疾陽唱陰輒和神仙多歷試中路或坎坷平

生不盡器

次公何諷渴賦云飲不盡器

痛飲知無那舊人眼看盡老

伴餘幾箇殘年一斗粟待子同春籩

援漢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廢死民

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

真源結梨棗

續許遠遊與王逸少書曰夫文梨火棗者是飛騰之藥也

世味等糠莖

次公莖音千卧切注曰斬芻也史記范雎之辱須賈坐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耕耘

當待獲顧子勤自課相將賦遠遊

次公屈原有遠遊賦其畧云悲世俗之迫

臨分願從仙語不用些續些楚辭出宋玉賦皆以此為文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朝來聞好語

次公李賀云沙路歸來聞好語

叩戶得吳餉輕圓白曬荔脆釀紅螺醬更將西庵茶勸我洗江瘴故人情義重說我必西向一年兩僕夫千里

問無恙

續風俗通云噬蟲曰恙古者人多野宿為恙所嚙故早相見必相勞問曰無恙乎

相期

結書社

故人相約釀錢雇僕夫一歲再至黃

未怕供詩帳

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

內所留詩杭州共數百首謂之詩帳

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

江漲杭州橋名養源

圖經云錢塘縣江漲橋去縣八里

和王鞏六首並次韻

次公王定國謫賓州有詩寄先生先生和之

君談陽朔山

次公先生第四篇云賓州在何處為子上栖霞則定國之謫在賓州矣今云陽朔山

則桂州有陽朔縣而地志於臨桂縣湘水注云於陽朔則錫為之舟至洞庭若日月出入其中按九域志賓州西至本州界九十三里自界首至象州二百里象州東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桂州三百五十五里自賓而象自象而桂凡七百三十八里若是則陽朔山蓋廣西之名山其亘歷之長乎

不作一錢直

次公灌夫謂灌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巖藏兩頭陀瘴落千仞翼雅宜

驩兜放

次公書云放驩兜於崇山注崇山南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衡嶺之南也頗訝

虞舜陟

續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堃於九疑九疑在今通州寧遠縣子仁書云舜陟方乃死暫

來已可畏覽鏡憂面黑况子三年囚苦霧變飲食吉人

終不死仰荷天地德我來黃岡下歌枕江流碧江南武

昌山

次公武昌縣在黃州之對屬鄖州

向我如咫尺春蔬黃土軟凍笋

蒼崖拆此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遥知丹穴近為斲勾

漏石

厚晉葛洪傳洪以年老欲鍊丹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曰非欲為紫以有丹耳次公皆言桂州之

出丹也特借岫嶠山以此桂州少雲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竈去桂不甚遠朱砂差易致不可不留意也他

年分刀圭名字挂仙籍

君許惠桂州丹砂

少年帶刀劍

程雖長

陰少年侮韓信曰大好帶刀劍怯耳

但識從軍樂

次公王集

有從軍詩五篇具一曰從

老大服犁鋤解佩付鎔鑠

次公

解佩字即興遂令民賣劍買牛

雖無厭捷功會賜力田

爵厚左傳齊侯來獻戎捷又漢有孝悌力田之科

敲冰春擣紙刈葦秋織箔標

林斬冬炭竹塢收夏籜四時俯有取

次公史記孔氏起富至巨萬然家自

父兄子孫約俯

一飽天所酢君生紈綺間

次公用廣絕交論正所謂

有拾仰有取

綱紈公

欲學非其脚

俸事有非素所謂習而後為之左

右玉戡戡

次公玉戡戡宮手也詩曰戡戡女手戡與戡同音師咸切

束薪誰為縛勿

令聞此語翠黛顏將惡

次公顏音普紐切楚辭遠遊章句云玉色頰以艷顏兮精神粹

而始壯又柳子厚謫龍說云澤州交亭有奇女墜地光燦然少年駭且悅之稍俾焉奇女頰爾起

笑我

一間茅婦姑紛六鑿

續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磈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欲結千年實先催二月花故教窮到骨要使壽無涯久

已逃天網

厚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何須服日華

技道家養生有服日精月華法

賓州在何處為子上栖霞

樓名子仁按今東坡圖有栖霞樓又本朝閩丘太守孝終

公顯嘗守黃州作栖霞樓為郡中之絕勝

鄰里有異趣何妨傾蓋新

續鄒陽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殊方君莫厭

數面自成親

次公陶淵明荅龐參軍詩序詩云數面成親况情過此者也

默坐無餘

事曰光照此身他年赤墀下玉立看垂紳

師桓溫表抗節玉立誓不

降辱

平生我亦輕餘子

厚補衡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

晚歲人

誰念此翁巧語屢曾遭薏苡

續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懋軍

還載之一車及卒人有指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紋犀

慶辭聊復託芎藭

厚左傳宣

十二年冬楚子伐蕭遂傳於蕭蕭大夫還無社於司馬邠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次公按注云麥麴窮所以樂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

語今所謂瘦辭者隱也鞠窮即芻蕘也子仁仁瘦字出唐書許紹傳紹曾孫欽明為梁相都督為突厥所執與偕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技而城中無寤具瘦者遂見害

云子還可責同元亮

次公陶潛有責子詩

妻却差賢勝敬通

次公馮衍

字敬通其妻極悍衍有書與妻兄絕之而劉孝標云予與敬通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臼予亦悍妻家道坎軻三同也

若問我貧天所賦不因遷謫始囊空

次公杜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君家玉臂貫銅青

次公銅青所染衣服顏色之名倬杜詩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又本草

銅青銅器上綠色是以銅青為臂飾耳

下客何時見目成

次公屈原九歌之少司命曰滿

堂兮美人忽獨與予今日成注

勤把鉉黃記宮樣

續韋應物

詩高髻雲

莫教絃管作蠻聲薰衣漸歎衙香少

共父香譜載唐

化度寺及雍文微

擁髻遙憐夜語清

堯卿伶玄傳字子干買妾樊通德有

郎中二衙香法

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妹故事子干閒居命言之厭厭

不倦子干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殆力馳

驚嗜慾盡感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卷袖

顧視燭影以手掩髻凄然泣下不勝其悲子干亦然記

取北歸攜過我南江風浪雪山傾

君自南江赴任不一過我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

臘酒詩催熟寒梅雪闌新杜陵休歎老

子仁子美詩中自稱杜陵野老

韋曲已先春

厚杜詩韋曲花無賴家家惜殺人綠樽須盡日白髮好禁春

獨秀驚凡

目

子仁陳謝奕早梅詩云迎春故早發獨自不疑寒畏落衆花後無人別意看古樂府云花艷驚郎目

遺

英卧逸民

師以梅之標格孤高譬逸民也堯卿此疑若不使事而乃使事謂袁安雪中高卧耳遺逸

之士謂之逸民

高歌對三白

次公三白以言雪西人語曰要宜夢見三白言三次見雪也

遲

莫慰安心

續潘岳字安仁自言弱冠陟于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

而已雖通塞有命抑亦拙之效也乃作閒居賦其畧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次公楚詞傷美人之遲暮

和子由題孔平仲草庵次韻

逢人欲覓安心法到處先為問道庵
廬子不須從若士

次公淮南子盧敖遊乎北海遇若士教自謂觀乎六合之外若士舉臂而聳身遂入雲中教歎曰吾比夫子猶黃鵠之與壤

蓋公當自過曹參

續曹參閒膠西有蓋公

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羨君美玉

經三火

續淮南子鍾山之玉灼以爐炭三日夜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

笑我枯桑困

八蠶

續曰南一歲八蠶左思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絲李賀春園詩長腰健婦貪攀折

將醜吳王八蠶愈益期菱

猶喜大江同一味故應千

里共清甘

次韻荅元素余舊有贈元素云天涯同是傷流落

元素以為今日之先兆且悲當時六客之存亡六

客蓋張子野劉孝叔陳令舉李公擇元素與余也

不愁春盡絮隨風

續劉禹錫詩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

但喜丹砂

入頰紅流落天涯先有識摩挲金狄會當同蘧蘧未必

都非夢

次公莊子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了了方知不

落空

子仁傳燈錄越州慧海禪師有律師問禪師家多落空師曰紙墨文字空設坐主執滯豈不落空

莫把存亡悲六客已將地獄等天宮

次公圓覺經言地獄天宮俱為淨土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詩見贈五首

堯卿數父名武仲

羨君戲集古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

次公市人字亦驅市人而戰之意

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

次公庾翼能書而心不服王羲之諸

子但學王書翼曰兒

輩憎家雞受野鶩

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

歸世間好句世人共

子仁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

拾得明月自滿千家墀

紫駝之峯人莫識

蘇杜詩紫駝之峯出翠釜漢書大月氏出一封索駝顏師古曰脊上有一

封隆高俗

雜以雞豚真可惜令君坐致五侯鯖

厚西京雜記五

侯不相能賓客不相往來妻妾豐辨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腹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珍

味

盡是猩紅與熊白

次公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猩猩之唇張協七命曰封熊之掌輪音

之跖燕髀猩唇髦殘象白熊白即如謂象白也

路旁拾得半段槍

援族賓錄唐哥舒翰揮吐

著賊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拔靡

何必開爐鑄矛戟用

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

厚傳燈錄達摩傳法命門人各言所

得通副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汝得吾肉道育曰汝得

吾骨最後慧可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付法次公

晉史言學書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

筋此方有得其兩字之勢舊注所引雖有皮骨字却是

得吾兩字

劃如太華當我前跛牂欲上驚峭崿

續韓非子太山

非此矣

之高百仞而踞收其上凌遞故也

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

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次公禪家言信手拈來又退之上子

頓書渾然天

成無有時岸

詩人雕刻閒草木

次公雕刻字莊子覆載天地雕刻衆形

搜抉肝腎神應

哭

次公退之詩不用雕琢越肝腎竟卿蒼頡作字神鬼夜哭李太白作烏棲曲賀知章見之云此詩可以泣

鬼神

不如嘿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

次公詩云左旋右抽夜

吟石鼎聲悲秋可憐好事劉與侯

續退之石鼎聯句序云劉師服侯喜與道

士軒轅獨明同宿喜夜與師服說詩視獨明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肩指爐中一鼎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

乎劉即援筆題其首句便與喜道士啞然笑即袖手竦
肩高吟初不經意詩正譏喜二子每營度欲出口吻聲
益悲竟亦何當一醉百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
不能奇

膏明蘭臭俱自焚

次公漢書兩龔傳龔勝死有老父來
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

膏以明自銷龔生竟

象牙翠羽殘其身

續左傳象有齒
以焚其身賄故

天天年非吾徒也

也次公翠羽言翡翠之羽
也洛神賦云或拾翠羽

多言自古為數窮

厚老子多
言數窮不

如守

微中有時堪解紛

援太史公言談
微中可以解紛

癡人但數羊羔

兒不知何者是左慈

續曹操欲殺左慈達慈於陽城山
頭遂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

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羖屈前
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羖羊數百皆

變為幾並屈前膝人立曰
遠如許遂莫知其所取焉

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

應已遲

次韻子由種杉竹

子仁按子由東軒記云闢廳事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

為宴休之所云

吏散庭空雀噪簷閉門獨宿夜厭厭

子仁厭厭夜飲

似聞梨棗

同時種應與杉篁刻日添糟麴有神薰不醉

續懷寶至楊羔舅家

賜薰肌酒一杯曰此酒栢葉草所造亦云千歲藥也

雪霜誇健巧相沾先生坐待

清陰滿空使人人歎滯淹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堯卿鞏字定國文正公旦之孫懿敏公素之子

元豐年中坐東坡事貶賓州監局三年還

問君謫南賓野葛食幾尺

續曹操枕刀習毒啖野葛至一尺

逢人瘴髮

黃入市胡眼碧

堯卿嶺南人瘴癘所感則鬢髮皆黃其眼皆作胡人碧色風土使然也

三

年不易過坐睨倚天壁

師倚天壁謂村嶺也

歸來貌如故妙語仍

破鎬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

師維摩詰云以善方便毗耶離一心禪寂攝諸

亂意願為尚書郎還賜尚方鳥

江家舊池臺脩竹圍一尺

次公劉禹錫詩青松脩竹盈尺圍

歸來萬

事非惟見秦淮碧

續劉禹錫江總宅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秦淮在江寧府

平生痛飲處遺墨鵝棲壁西來故父客金印雜鳴鏑三

槐老更茂

厚三槐王定國家本事其祖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其後子旦果相

真宗花絮春寂寂中微未可料家廟藏赤舄

援詩赤舄几言周公也

定國相

門之後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

酒中真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

續晉書桓溫問孟嘉曰酒有何好而

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後紛紛如宿草

次公

退之詩云數杯澆腸雖
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

十年揩洗見真妄石女無兒焦

穀槁

厚維厚詰言如焦穀芽如石女兒

此身何異貯酒餅滿輒予人空

自倒武昌痛飲豈吾意性不違人遭客惱

師嵇康幽憤詩性不違物

頻致悲憤

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庵聊洗心我田方寸耕

不盡

師五代馬瀛王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厚黃庭經言寸田尺宅可治生也

何用百頃

靡千金枕書熟睡呼不起好學憐君工雜擬

次公文選有雜擬詩

如陸士衡擬古詩何陽源有效古詩也

且將墨竹換新詩潤色何須待東

里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一片

元住

豐五年

黃州作

折揚新曲萬人趨

續莊子大聲不入於俚耳折揚望華則嗟然而笑

獨和先生

于為于

厚唐文元德秀為魯山令明皇在東郊令三百里守令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輩優伎被錦綉

德秀與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為于于為于者德秀所制曲也帝曰真賢人之言哉但言積藏終

自售豈知盃脫本無撫

次公武后時人之言曰芭推侍御史盃脫枝書郎秦唐蘇頌草

詔吏白曰請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

揭從水叟來游宦

援衛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識者以為

婦翁水清子婿玉潤次公王郎王子立也為子由婿故云耳

肯伴臞仙亦號儒

厚司馬相

如大人賦序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

容甚體此非帝王仙意也乃作大人賦

下士

續索棣以譬兄弟詩索棣燕兄弟也厚史記新垣行再拜謝魯仲連曰始以先生為庸人乃今日和

先生為天

芙蓉曾到水邊郭

次公世傳王子立之兄子高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

城見先

不嫌霧谷埋松栢終恐虹梁荷棟樑

厚樗屈棟也班固西

生本詩

都賦因瓊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芬橈以布翼荷棟樑而高驤次公班彪王命論亦云藻梲之材不荷棟

梁之

高論無窮如鋸屑

按晉胡毋輔之傳字彥國王登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

木屑霏

小詩有味似連珠

次公連珠文章一種名晉傅玄叔連珠云所謂連珠者興

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詞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

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歎興之義
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

感君

生日遙稱壽祝我餘年老不枯未辦報君青玉案

續張衡四

愁詩美人贈我錦繡
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建溪新餅截雲腴

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獨與

君卿供奉蟾如客東閣道話久之惠州追錄

卷卷長廊走黃葉席簾垂地香烟歇主人待來終不來

火紅銷盡灰如雪

僕年三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詩又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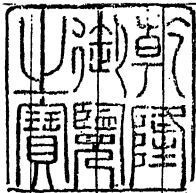
年在惠州錄之以付過

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窗春睡酣為報隣雞莫驚覺
更容殘夢到江南

釣艇歸時菖葉雨綠車鳴處棟花風長江昔日經遊地
盡在如今夢寐中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錄示民師

吳塞蒹葭空碧海隋宮楊柳只金堤春風自恨無情水
吹得東流竟日西



東坡詩集註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詩集註卷二十九至
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沈晉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詩集註卷十九

宋 王十朋 撰

仁釋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
東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
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西蜀和仲
聞而次其韻三首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湖人因

以名之其子偕作詩有可觀者

無已按王會同仙碑云熙寧元年八

月十九日湖州歸安縣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

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釀十八仙

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四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

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否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

色粲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究故知非塵

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

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陰德

留詩贈子乃擘席上榴皮畫字題於蒼壁

世俗何知窮是病

厚史記原憲傳子貢見原憲攝敝衣冠子貢曰夫子豈病乎憲曰貧也非

也神仙可學道之餘

魯唐天師著神

但知白酒留佳客

不問黃公覓素書

續張良跪進履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

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其書乃太公
兵法師川黃石公有素書三卷張丞相商英為之註

符離道士晨興際

堯卿宿州符離縣天慶觀甯道士者
少年談老莊極可采甯云道中賣菜

人儀狀雄偉常此遊息一日於扉上題二絕句而去書
為大篆體法極異或曰此洞賓先生所書也郡人爭刻
之以治疾字字刻痕
深寸餘墨迹不減

華岳先生尸解餘

厚陳搏字國南
居華山雲臺觀

預知死日端拱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卒於蓮花峰下張
超谷室中死七日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經月不散曾按
道書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
尸解也白曰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去謂
之地忽見黃庭丹篆句

堯卿呂洞賓詩云肘傳丹篆千
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天

壇槐影裏悄無
人跡戶長扃

猶傳青紙小朱書

續華陽處士李奇自
言開元中郎官嘗至

搏齋中以朱書青紙詩令小

童齋於搏搏與唱和交友焉

淒涼雨露三年後

厚祭義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彷彿塵

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續韓愈毛穎傳

拜中書令上嘗呼為中書君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穎免冠謝上見其髮秃又模畫不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今不任吾用吾謂君為中書今不中書耶

張先生

并叙

先生不知其名黃州故縣人本姓盧為張氏所養佯狂垢汙寒暑不能侵常獨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

往來者欲見之多不能致余試使人召之欣然而來
既至立而不言與之言不應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熟
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夫熟視傳舍者是中竟何有
乎然余以有思惟心追躡其意蓋未得也

熟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天全

次公莊子醉者墜車雖疾不死彼得

全於酒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

肯來傳舍人皆說能致先生子亦賢脫

屣不妨眠糞屋流澌爭看浴冰川

堯卿本朝靳信者得道之異人也常汙垢

徉狂畫脫屣而行夜眠糞屋中人莫測之又楊文公說苑曰郭忠恕大寒鑿冰而浴

士廉豈識桃

推妙妄意稱量未必然厚朱杔推益州人被裴叟繫人莫測其所為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請降堦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

三朶花

并序

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朶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朶花名之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本見惠乃為作此詩

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漫烝砂

次公楞嚴經佛云若不斷淫修禪定

者如燕砂石欲其成飯

經百千劫尺名熱沙

歸來且看一宿覺

溪語契祖嘆曰善哉善哉

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未暇遠尋三朶花

併裏雀

內猶雀藏餅中

餅破則雀飛去矣師藏經大智

度論頌云鳥來入屏中羅穀掩餅口穀穿鳥飛去神明

隨業走堯卿佛經云人身如瓶神識如雀五蘊既盡則

神識自去以手遮之且不

可況以羅穀遮之可乎

四條深怕井中蛇

優陀王說法經云如人行曠野為象所逐見一丘井即

尋樹根入井藏上有黑白二鼠互齧樹根四邊有四毒

蛇欲齧其人且云象喻無常丘井喻人身樹根喻人命

白黑鼠喻晝夜齧樹根喻念念滅四毒蛇喻四大師佛

書人有逃死者入井則遇四蛇傷足而不能下上樹則

逢二鼠咬藤而不能升四蛇以喻四時二鼠以譬日月

言四時日月迫促大限無所逃耳故釋子有無常偈云
井底四蛇催命促攀枝二鼠齧藤傷此是衆生命盡處
如何晝夜不驚忙
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贈梁道人

採藥壺公處處過

緱後漢費長房傳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

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見而
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仙也謂之曰
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
唯見玉堂嚴麗古酒甘穀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笑

看金狄手摩挲

厚東漢蒯子訓傳時有百歲翁自說兒
童時見子訓於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

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
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

老人大父識

君久

續前漢郊祀志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

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造物小兒如子何

援唐杜審言病武平一省侯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

寒盡山中無厯日

太援

上隱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之問姓名不答留一絕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厯日寒盡不知年十朋池陽集載滕宗諒寄隱者詩序云厯山有叟無姓名好為歌篇近有人傳山居書事詩云云並與上四句同

雨斜江上有漁叢

厚唐隱士張志和詩青蒨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神仙

護短多官府

續退之記夢詩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又有詩云上界真人足官府豈

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

未厭人間醉踏歌

次公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踏

踏歌藍采和世間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拔古
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
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
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崔嵬

贈李道士

并序

駕部員外郎李宗君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
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獄會
赦獲免時可元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李氏子以報
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
室生子曰得桑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長讀莊老喜

之遂為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聞其寫真益妙
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

厚曹將軍曹霸也杜甫有丹青引贈曹將軍

曹將軍與名畫記云曹魏髦之後髦

畫稱於魏武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寫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

誰知虎頭非

癡人

續虎頭顧愷之也常為虎頭將軍時人號之為顧虎頭

晉陵無錫人丹青傳寫莫不好絕有畫論一篇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腰間大羽何足道

次公杜詩云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

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

諸公子戲着幼興巖石裏

次公世說愷之畫裴楷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曰裴楷為

朗有識正在此三毛入畫謝鯤在石巖裏人問其故曰鯤嘗云一丘一壑自謂過庾亮此子宜置丘壑中幼與鯤字故教世世作黃冠布襪青鞋弄雲水援杜詩劉少府山水障歌

青鞋布襪從此始

千年鼻祖守關門一念還為李耳孫

子仁鼻祖指尹

喜也李耳指老聃也按史記老子傳姓李氏名耳為周守藏室史周衰遂去至闕闕令尹喜強令著書今李道士前生姓尹後為李氏子而皆為道士故用尹喜老聃事通言之用中劉德注漢書曰鼻始也香火舊

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

我今如此

次公孔融書云五十之年融又過二

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

山老居士

樂天為翰林學士奉詔寫真集集賢院厚樂天詩云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為老居士

寫貌寄

香山

送喬全寄賀君六首

并序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章聖
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員外郎賀
亢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閱謁見之大驚物色求
之不可得天聖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詣闕進佛道
像直數千萬張公安道與澄遊具得其事又有喬全
者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壯盛人

無復見賀者而全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全來京
師十許日子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蒙山又
曰吾師嘗遊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
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句以寄賀

君年二十美且都

厚詩洵美且都

初得惡疾墮眉須紅顏白髮

驚妻孥覽鏡自嫌欲棄軀結茅窮山啖松腴

堯卿抱朴子曰上黨

有趙瞿者病癩歷年垂死或言不如及活而棄之否則
後子孫轉相沾染其家乃為賣糧將送之置山穴中瞿
在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過穴
口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

仙人以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置服之百許日瘡愈顏色
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便多
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
鬼也甚驚愕遂具言之後服松脂不輟身體輕齒不墮
髮不白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童路逢逃秦博士盧
乃入抱犢山去不知其終必地仙也
援盧敖秦始皇召以為博方瞳照野清而癯次公拾遺記老聃居
士使求神仙一去而不返
山有父老五人方瞳玉面握青筠杖共談天地及五行
之精舊引陶弘景一眼有時而方非也希聲紫陽真人
周君內傳黃泰在陳留市君常見之君
內仙經云仙人目瞳正方泰乃方目再拜未起煩一

呼覺知此身了非吾炯然蓮花出泥塗隨師東遊渡灘

邦灘邦密州

二水名山頭見我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爾來

八十胸垂胡

次公胡胸前毛也詩所謂胡考之寧

上山如飛嘆人扶

俾杜詩上

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嘆

東歸有約不敢渝新年當叅老仙儒秋風

西來下雙鳧

續王喬舄化為鳧而乘之

得棗如瓜分我無

援史記封禪書李少

君曰臣常遊海上見安

期生食臣棗大如瓜

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為元祐太平人

俾柳子厚與蕭使書曰朝夕歌謠使

成文章庶木鐸者

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

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也

桑田變來看龜蒙漏澤春

厚太平廣記王遠傳麻姑云接待已來東海三為桑田龜

山在兗州泗水縣蒙山在沂州費縣大抵皆魯地相連東封之所歷也

曾謁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名姓
帳望雲霞縹緲人

垂老區區豈為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皇帝
正似商山四老人

續一發謂四皓對高祖
有太子仁孝之語者也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
願供薪水看燒丹

卓陶淵明送一力給其子曰汝旦夕
之費日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

之勞此亦人子
也可善遇之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無益

粟飯藜羹問養神

次公李白對酒憶賀監詩云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

謫仙人

安期生

并序

安期生世知其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

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

兩人終不肯受已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嘆嗟

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為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

卿皆得道者歟

尚抱朴子內篇曰安期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

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始皇異之賜之金
壁安期留書曰復數千年求我蓬萊山

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

續漢書項羽贊曰舜目重瞳子

項羽亦重瞳子

不見隆準公

厚前漢帝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應如魯

仲連抵掌吐長虹

次公史記魯仲連戰國時人折辛垣衍帝秦之議罷燕將聊城之守卒隱

於東海故今

難堪踞牀洗

援麤食其見高祖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

足下必欲誅無道

寧挹扛鼎雄

續漢書言項羽長八尺二寸力扛鼎

事既

兩大謬飄然籟遺風

次公簡讀曰踊漢書天馬歌云爾浮雲是也

乃知經世

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澤臞

厚司馬相如大人賦序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

體此非帝王

之仙意也

忍飢啖栢松

厚列仙傳須于食栢實偃食松實

縱使偶不

死正堪為僕僮茂陵秋風客

次公言武帝也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茂陵劉郎秋

風客以言武帝葬茂陵

而嘗作秋風辭故也

望祖猶蟻蜂

次公祖字指言高祖也意謂高祖尚

不得見安期

而況武帝哉

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

乃張道陵所寓

子仁山在瀘州合江縣

天師化去知何在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國子孫今尚死

滿山秋葉豈能神

僧惠勤初罷僧職

軒軒青田鶴

錢永嘉郡記曰有沐溪去青田九里此中有一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常依

父母一雙精白可愛多云神所養

鬱鬱在樊籠

師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蓄乎樊

中倬南史陽休之不樂煩職典選公曰此官實是清華但妨吾賞真是樊籠矣既為物所縻遂

與吾輩同今來始謝去萬事一笑空新詩如泥出不受

外垢蒙清風入齒牙出語如風松霜髭茁病骨飢坐聽

午鐘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

翁

厚歐陽作梅聖俞詩序云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贈上天竺辯才師

江按蘇轍撰子瞻書歐陽棐書
額云師姓徐氏名元漢字無象

杭之於潛人生而左肩肉起架柴條八十一日
乃滅及師之終實八十一歲師生十歲出家二
十五賜紫衣及辨才號沈公遺治杭命佳上
天竺增室幾至萬礎重樓傑閣冠於浙中

南北一山門上下雨天竺

堯卿錢塘諸寺天竺最盛山
有一門南北相望有上下兩

天竺

寺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鵲

厚唐裴寬傳韋說有女
許妻於寬歸語妻曰嘗

求佳壻今得矣明日會其族使觀之
寬衣碧瘠而長人皆笑呼為碧鸛雀

不知修何行碧眼

照山谷

師胡僧
多碧眼

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會

男女禮白足

援高僧傳釋曇如者晉武時人足白於面
時稱為白足和尚謂僧為白足蓋始乎此

我有長頭兒

續賈逵在太學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角頰峙犀

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為摩頂

續徐陵年數歲家人攜以

使沙門寶誌摩其頂

起走赴奔鹿

子仁按子由辨才塔碑云予兄子瞻中子

曰天上石麒麟也

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

乃知戒律中妙用謝羈

束何必言法華佯狂啖魚肉

援京師開寶寺僧俗姓張好誦法華經故等輩呼為

張法華其言語散亂不謹細行故亦呼為風法華子仁蘇州義師狀如風狂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之

次韻僧潛見贈

道人胸中水鏡清

續晉衛瓘見樂廣善談論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

萬象

起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要伴騷人餐落英

厚楚詞云

夕餐秋菊之落英

人間底處有南北

先師六祖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

紛紛鴻

鴈何曾冥

續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閉門坐穴一禪榻

厚管寧坐一蓆牀積

五十餘年當膝處皆穿

頭上歲月空崢嶸今年偶出為求法欲與

慧劍加磨研

次公慧劍出佛書磨研則莊子刃新發於研也

雲衲新磨山水出

霜髭不翦兒童驚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

援史記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言倚市必醜悍無傾城之容也

秋風吹夢過淮水想

見橘柚垂空庭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

堯卿

序云吾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聯袂舉鏹
巨絕九衢若屏風然今年落落如晨星之相望

彭城

老守何足顧棗林桑野相邀迎千山不憚荒店遠兩脚
欲趁飛孫輕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

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空堦夜雨自清絕誰使

掩挹啼孤惻我欲仙山掇瑶草

倬東方朔與友人書曰
遊十洲三島相期拾瑤

草

傾筐坐歎何時盈

次公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

簿書鞭扑晝填委

倬文選劉公幹詩職事

煮茗燒栗宜宵征

子仁詩肅肅宵征

乞

煩填委文墨紛消散

取摩尼照濁水共看落月金盃傾

厚老杜與閻丘師詩
云夜闌接軟語落月

傾金匱唯有摩尼
珠可照濁水源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字如黑
蟻且誦萬遍脅不至席二十餘年予亦作三首

眼前擾擾黑虵蟬口角紛紛白唾珠

次公莊子不見夫唾者乎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

要識吾師無礙處試將燒却看瞋無

眼睛心地兩虛圓脅不露牀二十年

續比丘難生在師左右嘗行苦行脅

不至席因名脅尊者子仁傳燈錄震旦第四祖攝心無寐脅不至席僅六十年

誰信吾師非不

睡睡蛇已死得安眠

厚遠教經煩惱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蛇在汝室睡當以持戒之鈎

早屏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
眠不出而眠是無齟人也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濁世紛紛肯下臨夢尋飛步五雲深無因上到通明殿

次公通明殿玉帝殿
名見翊聖真君傳

只許微聞玉佩音

次韻答寶覺

芒屨竹杖布行躔遮莫千山更萬山從來無脚不解滑

誰信石頭行路難

次公石頭希遷大師也丹霞蓋其嗣
馬祖問師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

祖云石頭路滑還躔倒汝麼師曰若躔倒即不來石頭
路滑在傳燈錄又有馬祖謂鄧隱峯一事而今先生所

用不解消止

用丹霞事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撞鐘浮玉山

次公金山名浮玉山

迎我三千插衆中間磬欵

次公莊子

磬効於君之側

未語知鄉里我非箇中人何以嘿識子振衣忽

歸去

次公楚辭新浴者必振其衣

隻影千山裏涪江與中泠共此一

味水

續涪水出龍州徽外經綿梓遂合右內嘉陵水次公涪江以言梓州之江鄉僧必梓州人也中泠以

言金山之水取其身見在金山也

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

龜山辨才師

次公龜山在泗州

此生念念浮雲改

次公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寄語長淮今好

在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巧出龜山背

堯卿時蔣之奇為發運使時開

運河謂之新河出於龜山之背龜山在淮水中故作新河以避淮流之險

木魚呼客振林莽

鐵鳳橫空飛綵繪

次公鐵鳳庭中長竿也杜詩云鐵鳳森翱翔

忽驚堂宇變

雄深坐覺風雷生聲效羨師遊戲浮漚間笑我榮枯彈

指內嘗茶看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千里孤帆又

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

次公五年一夢言在黃州五年也

何當來世結

香火永與名山供井磴

赤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屬金山故作

此詩與金山元長老

赤山在潤州

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辭破作兩大樽

只憂水淺江湖窄

續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

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瓠則淺落無所容非不巧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剖之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我材淺落無所

用虛名驚世終何益東方先生好自譽

子仁前漢東方朔傳武帝初即

位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

傳之又帝謂朔曰使自責反自譽伯夷子路并為一援

方朔言帝誠得賢士公卿在位若以

手路為執金吾伯夷為京兆云云

杜陵布衣老且愚

信口自比契與稷

續杜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莫年欲

學柳下惠

次公學柳下惠則以其不辭小官也人為士師三黜也

嗜好酸醎不相

入

子仁退之詩嗜好與俗殊酸醎

金山也是不羈人早歲聞名晚相得

我醉而嬉欲仙去旁人笑倒山謂實問我此生何所歸

笑指浮休百年宅

次公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又唐張鷟自號浮休子

蒜山幸

有閒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碧玉盤盛紅瑪瑙井花水養石菖蒲也知法供無窮盡
試問禪師得飽無

薦福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木更尖新憑師為作鐵門限
厚法書要錄載唐智永師工筆札求者日造其門如市所居戶限為之穿穴乃作鐵門限
請話人 準備人間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賦

得心字

先師用圓覺經以大緣覺為我伽藍身心
安居平等性智為韻晁曰按圓經城內寺

院智果院在石佛山吳越王錢氏建號石佛寺
大中祥符中改賜今額又錢塘門外及孤山皆

有智果並

錢氏峙建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

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笋

盡禪味

師維摩詰言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

松杉真法音雲岵有淺井

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

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

解我簪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

師陶淵明歸去來辭
寓形宇內復幾時

出處會有役澹然都

無營百年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未即歸

休師寧便安逸王城滿豪傑議論紛黑白聖諦第一義

對面誰不識

次公梁武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師曰不識

師來亦何事孤月掛空碧是身如浮雲

厚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

減

安可限南北出岫本無心

援陶淵明雲無心而出岫

既雨歸亦得

林泉有舊約何年掛鉶錫

留別蹇道士拱辰

黑月在濁水

次公黑月出楞嚴經明還日輪暗還黑月又莊子觀濁水而迷於清源

何曾

不清明一由滿荆棘黎藿無從生

續真誥載王夫人與許長史書交梨火棗

此乃飛騰之藥二樹欲生君心中猶有荆棘相雜是以二樹不生可剪荆棘出此樹否

何時反吾

真

厚說苑木偶人謂土偶人曰子先土也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且壞應曰吾壞乃反吾真也

歲月

今崢嶸

次公鮑昭鶴賦歲崢嶸而催暮

屢接方外士早知俗緣輕庚桑

記鷄鵲未肯化南榮

援莊庚桑楚謂南榮楚曰越鷄不能伏鵲卵魯鷄固能之胡不往見

老聃

晚識此道師似有宿世情笑指北山雲訶我不歸

耕仙人漢陰馬微服方地行

厚陰馬言陰長生與馬明生也陰長生新野人後漢

陰皇后之屬藉少居富貴不好榮利知馬明生得度世之術乃執御者之禮事之十餘年不懈明生曰子真得道矣乃授以丹經教之合丹二仙既合丹成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事出神仙傳故言地行也 咫尺不往見煩子通姓名願持空手去獨控橫江鯨

贈月長老

天形倚一笠

續虞洪窮天論曰天形如笠而冒地之表

地水轉兩輪

厚晉天文志渾

天儀註云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日月星行半覆地上半繞地中如車轂之運也

五霸之所

運

援莊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盡此矣

毫端棲一塵

次公韓詩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

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子有折足鐺中容五合陳

次公

陳字孟前漢大倉之粟陳陳也

十年此中過却是英特人延我地爐坐

語軟意甚真

厚維摩經言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

白灰如積雪中

紅麒麟勿觸紅麒麟作灰維那嗔拱手但默坐牆壁徒

諄諄今宵恨客多汙子白氎巾

厚南史高昌國多草外有草實如璽中絲如細

瀘名為白氎國人取織以為巾

後夜當獨來不煩主與賓蒲團坐紙帳

自要觀我身

送芝上人遊廬山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

次公先生以元祐六年離杭名為翰林承旨是年又出守

潁州七年徙揚州此詩乃七年作也故云二年閏三州

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

豈知世外人長與魚鳥逸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比

年三見之常若有所適逝將走廬阜計濶道逾密吾生

如寄耳

次公魏文帝樂府云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又法苑珠林謝安與支遁書云人生如寄耳

出

處誰能必江南千萬峰何處訪子室

贈清涼寺和長老

代北初辭沒馬塵

次公代北河北也先生言其自定州來也

江南來見卧雲

人問禪不契前三語

厚宗門統要無着和尚遊五臺問一老僧曰此間多少眾老僧曰前

三三後三三

施佛空留丈六身

厚袁宏漢記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長丈六尺

無着因測

黃金色項中仰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

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丈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

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

於是遣使天竺圖其形像焉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鐘

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茆瘴

厚舊五代史成汭鎮荆門與宰相徐彥若不平衡之

及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思嶺外有黃茆瘴患者

髮落乃謂彥若曰黃茆瘴望相公深重彥若應聲答曰

南海黃茆瘴不死成和尚蓋未用深藏白氎巾

譏汭曾為僧也汭甚愧之續杜甫贊公房

詩云細軟青絲

履光明白氎巾

贈蒲澗長老

優鉢曇花豈有花

厚法華經佛告舍利佛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是如來是乃說之如優鉢

花時一現耳次公佛言優曇鉢五百

問師此曲唱誰家

年而開花其花極香且有花而無實

厚傳鐙錄風穴延昭禪師有盧陂長老問曰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延昭禪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翹足徒

勞讚已從子美得桃竹

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遺之彦才志

底沙林桃竹葉如棕身如竹密節而實中蓋天成

不向安期

拄杖也嶺南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

覓棗瓜燕坐林間時有虎高眠粥後不聞鴉勝遊自古

兼支許

厚晉書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光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

之同志宴集于會

稽山陰之蘭亭為採松脂寄一車

厚本草松脂久服輕身不老一名松

脂一名

松肪

寄鄧道士

并序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隸也鄧道士守安山
中有道者也嘗於庵前見其足迹長二尺許紹聖二
年正月二日予偶讀韋蘇州寄金椒山中道士詩云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
高抱朴子內篇云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
石子中以水合煮之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遙持
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乃以

酒一壺依蘇州韻作詩寄之

一杯羅浮春

次公羅浮春先生所自造酒名也
以惠州有羅浮山而得名云

遠餉採薇

客

厚文選嵇叔夜養生論採薇山阿散髮巖岫

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

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

援晉書劉琨為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

聊戲庵

中人空飛本無迹

子仁柳子厚詩飛鳥無遺跡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燦忍之通而詩無鳥可之

寒吾甚嘉之為和八首

周吳郡國經續記云定慧禪院本萬歲子院在長州縣東

祥符中改今額彭傳燈錄云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暗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

止得名也有頌三

百餘首傳布人間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

次公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蠻氏右角曰觸氏爭地而

戰高祖破項羽又淳于棼夢入槐安國為南柯太守既

覺乃一大槐樹南向之枝也左傳滕侯薛侯來魯而爭

長卒長

鈎簾歸乳燕穴紙出癡蠅

厚傳燈錄神贊禪師見蜂子投紙窺求出

師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鑽他故紙次公古靈見

上蠅曰百年鑽故紙未見出頭時韓詩癡如遇寒蠅

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真可笑

子仁李白詩云白崎嶇厖落可

笑人

我是小乘僧

厚傳燈錄圭峯云悟我空徧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

次公羅浮山有鐵橋石樓故云本無柱也又有二石樓而

延祥寺在南樓之下相傳石樓有門可往故云豈有門也饒白鶴故居圖鐵橋峯在大石樓峯東小大二石樓

在羅浮

舞空五色羽

厚先生在大石樓峯東小大二石樓

吹雲千歲

根

續千歲根言枸杞也枸杞千歲其根如犬之狀白樂天詩云不知靈藥根成狗怪得時聞吠夜聲

松

花釀仙酒

厚原化記有老人雪中訪崔豈真獻松花酒老人云花澀無味乃取一丸藥投之味頓別

木客餽山殮

次公木客廣南有之多居木中野人之類也

我醉君且去陶云

吾亦云

援南史陶潛有酒輒設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且去

羅浮高萬仞不看扶桑卑

次公扶桑日出所也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事云

山不甚高而夜

默坐朱明洞

厚茅君內傳羅浮山之洞周回五百里名曰朱明曜

見曰此可異也

真之天次公洞在山中冲虚觀之後云是蓬萊第七洞也元龍白鶴故居圖云朱明洞在麻姑峰之北也

池自生肥

續黃庭外景經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

從來性坦率醉語

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

幽人白骨觀

次公楞嚴經優婆塞尼沙陀悟白骨微塵歸於空虛謂之白骨觀也

大士甘

露滅

厚維摩經始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

根塵各清淨

厚楞嚴經若復一切世間

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

心境兩奇絕真源未純熟習氣餘陋

劣譬如已放鷹中夜時掣絀

鶴鵠賦云蒼鷹驚而受絀也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化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戲

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儒墨豈相殺予初本無言

閒居蓄百毒

次公百毒百藥也藥謂之毒出周禮聚毒藥以供醫事也

救彼跛與盲

依山作陶穴

次公陶穴以磚砌穴也詩云陶復陶穴

掩此暴骨橫

任左傳三軍暴

骨區區效一溉

厚嵇康叔夜養生論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

者後枯也豈能濟含生力惡不已出

厚禮記大道之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

已時哉汝非爭

次公尚書時哉不可失

少壯欲及物老閒餘此心微生山海間坐受瘴霧侵可

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覆舟弔私渡斷橋費千金

次公鄧道

士名守安嘗造橋見最後兩橋詩序

淨名毗耶中

織維摩經毗耶離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僧肇注云維摩詰泰言淨名也

妙喜

恒沙外

厚維摩經佛言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此生

初無往來

相二土同一在

次公土字當從佛國言國土之土音徒故切

云何定慧師尚

欠行脚債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

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鬢髮問其年生於丙子蓋

與子同求此詩

鏡湖勅賜老江東

續唐賀知章謝事歸越州勅賜鏡湖一曲

未似西歸玉局

翁羈枕未容春夢斷清都宛在默存中

次公列子周穆王遊化人之居

而左右曰王默存爾

每逢佳境攜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自笑餘

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

自註予與劉器之同發虔州江水忽清漲丈餘貢石

二百里無一見者至永和器之

解舟先去予獨遊清都作此詩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腴

子仁劉禹錫答柳子厚書云新文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蘊然以長

端而曼

祇有琴聰與蜜殊

自注錢塘僧思聰總角善琴後捨琴而學詩復棄詩而學

苦而腴道其詩似皎然而加雄放安州僧仲殊詩敏捷立成而工妙絕人殊群衆常笑蜜

語帶烟霞從

古少

自注李太白云他人之文如山無烟霞春無草木

氣含蔬筍到公無

自注謂無

醜陷

香林乍喜聞簷蔔

續維摩經云如人入簷蔔林嗅簷蔔不聞餘香

古井惟

氣也

慙斷輓轡為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是詩奴

次公島賈岳也

初為浮圖名無本可則可明也韓贈無本詩而稱之故言莫輕許詩奴則杜牧作李賀詩集序所謂奴僕命騷

意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污人

續導惡庚亮專權舉扇障西風曰元

規塵

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

次公此先生自言其過淮

汚入

入洛也佛書云月落千江又傳燈錄僧問龍光和尚賓頭盧一肘何為赴四天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

春

安心有道年顏少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一

葉笑看雪浪滿衣襟

答徑山長老

堯祖按徑山長老無畏大士維琳湖之武康人也其常州與東坡問疾詩

云扁舟駕蘭陵自援舊風日君家有天人雄雄維摩詰我口吞文殊千里來問疾若以點相酬

露柱時

笑出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

次公晉書鳩摩羅什從師授經

日誦千偈

飛卿按年譜先生生於景祐三年丙子卒於

常州乃建中靖國元年事已實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

今云三萬日

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

續老

舉成數耳

子吾有大患為吾有身

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

次公羅什

若無吾身吾有何患

未終之日覺四大不愈乃日出三畝神咒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告

別此詩蓋先生示疾時琳老以偈與之

而和琳老者也故用羅什將終時事

贈曇秀

白雲出山初無心棲鳥何必戀舊林道人偶愛山水故

縱步不知湖嶺深空巖已禮百千相曹溪更欲瞻遺像

要知水味孰冷暖

續佛書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始信夢時非幻妄袖

中忽出貝葉書中有壁月綴星珠

續佛經出自西天以貝葉書之流入中國

任漢志云五星如連珠日月若合璧

人間勝絕略已遍匡廬南嶺并西湖

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橫秋水誦師佳句說南屏

瘴雲應逐秋風靡胡為只作十日歡杖策復尋歸路難

荻芽筍蕨不及遇悵望荔子何時丹

過揚州壽寧文覺顯公房

開斑碎玉養菖蒲
一勺清泉滿石盂
淨几明牕書小楷

便同爾雅註蟲魚

續退之詩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人

送佛面拄杖與羅浮長老

十方三界世尊面
都在東坡掌握中
送與羅浮德長老

攜歸萬竅總號風

贈虔州慈雲寺鑒老

居士無塵堪洗沐
道人有句偕宣揚
憲間但見蠅鑽紙
門外唯聞佛放光
徧界難藏真薄相
一絲不掛且逢場

却須重說圓通偈千眼薰籠是法王

碣石庵戲贈湛庵主

自注湛相國寺僧也

保康橋上夜觀燈碣石巖前夏飲冰莫把山林笑朝市

老夫手裏有烏藤

贈東林總長老

先師江州廬山亦謂之匡廬昔有匡先生者結廬於此故因以得名

山在州之南三十里東林又在山之南五里許小嶺可到兩寺相鄰晉道永道遠所居規制廣袤若一大縣水石深怪古迹無窮東林三門內有小渠名曰虎溪西林即永法師所居規制稍不及東林東林舊為房居其後朝旨改為禪寺命僧常總者住持總生南劔州尤溪施氏母夢

男子頽然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
得全餘委於地覺而娠後誕三子伯仲皆不育
總其幼也元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為禪
寺觀文殿學士王公詔出守南昌欲延寶覺禪
師寶舉總自代總知之宵遁去王公檄諸郡必
得之竟獲於新塗深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又
相語曰遠公嘗有識記云吾滅七百年後有肉
男大士革居道場令符其語矣事見僧寶傳

溪聲便是廣長舌

厚傳燈錄袁州南源道明禪師有一

有廣長舌即向汝道子仁法華經云

世尊見大神力出廣長舌清淨法身

山色豈非清淨身

次公佛言三身曰法身者清淨無相之身也曰化身
者受生示現之身也曰報身者功德莊嚴之身也

夜

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任熙寧五年壬子先生在杭州作憲

杭州圓經云孤山去錢塘

治四里湖中獨立一峰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

林深無人鳥自呼

任太白詩清風動窻竹起相呼又杜詩水宿鳥相呼

臘日不

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

前路盤紆

祖謙圖經云寶雲寺乾德二年吳越王錢氏建寺有寶雲庵山

孤山孤絕誰

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窻石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

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

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

次公柳子厚鶻說有鶻曰鶻穴於長安薦福浮圖也

茲遊

淡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

續莊子齊物篇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而

覺則蘧蘧然周也

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

獸在藪魚在湖

次公莊子草食之獸不疾易藪又曰魚相忘於江湖也

一入池檻

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

續左傳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招大夫以旌

坐使

鞭篲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

時屢獲私鹽皆生同保徙其家

百日愁

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

子仁揚子紆朱

懷金之樂

人生何者非遽廬

次公莊子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故山鶴怨秋猿孤

續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何時自駕

鹿車去

任劉伶常乘鹿車次公專使范丹推鹿車載妻子以遺黨錮故也

掃除白髮煩

葛蒲

藕抱朴子內篇云韓終服葛蒲十二年男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

麻鞋短後

隨獵夫

厚杜詩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又莊子短後之衣子仁杜詩麻鞋見天子衣袖露

射弋狐兔供朝哺

續堂邑父自匈奴已歸宮則射禽獸以食

陶潛自作五

柳傳

續陶潛宅邊有五柳因為號常自著五柳先生傳

潘閔畫入三峰圖

續潘閔詩

高愛三峰挿太虛回頭仰望倒騎驢傍人大笑從他笑終擬移家向此居好事者畫為圖

吾年凜凜

今幾餘知非不去慙衛蘧

援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常不始於

是之而卒訕

之以非也

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摩

次公馬援

以書誠子謂效龍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驚者也效杜李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

謂畫虎不成

反類犬者也

再和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欲無野人疎狂逐魚釣刺

史寬大容歌呼

緝曹參為丞相吏日飲歌呼參聞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

君恩飽

暖及爾孥

子翬王黃州謝上表云全家飽暖盡荷君恩

才者不閒拙者娛穿

巖渡嶺脚力健未厭山水相縈紆三百六十古精廬出

遊無伴籃輿孤

厚王弘要陶潛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來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

生二兒共

輿至州作詩雖未造藩閫破悶豈不賢樛蒲君才敏

瞻兼百夫朝作千篇日未晡竭來湖上得佳句從此不

看營丘圖

次公李成營丘人以畫山水得名自號李營丘續水經衡山南有祝融冢楚靈王時山崩

墳毀得營丘九

頃圖也云云知君篋櫝富有餘莫惜錦繡償官遽窮

多闕險誰先通賭取名畫不用摹

九日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懃師院二首

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南屏老宿閒相遇，

先卿錢塘湖

東閣郎君懶重尋。

續唐李商隱師令狐楚

上有南屏寺

常呼楚子綯為郎，君大

中中綯為學士重陽日商隱上調不見因以詩紀

試碾

于屏風云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露芽烹白雪

邦衡國史補風俗貴茶茶之品益泉福州有萬山之露芽

休拈霜蕊嚼

黃金扁舟又截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

厚桑門支遁字道林謝安

寓居會稽與王羲之

許詢支遁策遊處

湖上青山翠作堆，葱葱鬱鬱氣佳哉。

續後漢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望見

春陵郭嘆曰氣佳

笙歌叢裏抽身出，雲水光中洗眼來。

我鬱鬱葱葱然

白足赤髭迎我笑

援劉禹錫云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白

足赤髭皆高僧也先師劉賓佛賦耶舍尊者髭赤時人號為赤髭論主

拒霜黃菊為誰開

明年桑苧煎茶處憶着袁翁首重迴

皎然有九日與陸羽煎茶詩羽自號

桑苧翁余來年

九日去此久矣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
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曹溪夜觀傳燈錄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

山堂夜岑寂燈下看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箇僧

贈龍光長老

舊傳先生詩本題云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南華珪首

座方受請為此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須其至授之以為他時語錄中第一問

所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

次公此詩因竹以寓禪也時尚在韶州用曹溪水為宜矣

漲起西江十八灘

次公虔州西江

有十八灘

重過安樂山

真人已不死外慕墮空虛猶餘好名意滿樹寫天書

靈上訪道人相遇

花光紅滿欄草色綠無垠不逢青眼人長歌白石澗

送淡公二首

燕本冰雪骨越淡蓮花風五言雙寶刀聯響高飛鴻翰
苑錢舍人詩韻鏗雷公識本不識淡仰詠嗟無窮清韻
生物表朗玉傾壺中常於冷竹坐相語道意沖崧洛興
不薄稽江事難同明日若不來我作黃石翁何以兀其
心為君學虛空

坐重青草公意合滄海濱渺渺獨見水悠悠不聞人鏡
浪洗手涿剌花入心春雖然防外觸眼前遠衣新行當
譯文字慰此吟慙慙

白鶴吟留鍾山覺海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
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為
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為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駛而追來
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

素汝謂松死吾無依焉吾方捨陰而坐露

遊靈隱寺戲僧開軒李居士

推倒垣牆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若教從此成千里
巧歷如今也被漫

和黃龍清老三首

萬山不隔中秋月一雁能傳寄遠書深密伽陀枯戰筆
真誠相見問何如

風前橄欖星宿落月下桄榔羽扇開靜嘿堂中有相憶

清江或遣化人來

騎驢覓驢真可笑以馬喻馬亦成癡
一天月色為誰好
二老風流各自知

蜀僧明操思歸龍丘子書壁

更嫌勞生能幾日莫將歸思擾衰年
片雲會得無心否
南北東西只一天

贈僧

道人自嫌三世將棄家十年今始壯
玉骨猶含富貴餘

漆瞳已照人天上去年相見古長干
衆中矯矯如翔鸞今年過我江西寺
病瘦已作霜松寒朱顏不辨供歲月
風中蒿火湯中雪好問君家黃面翁
乞得摩尼照生滅莫學王郎與支遁
臂鷹走馬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
不如木人騎土牛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予昔少年日氣蓋里閭俠自言似劇孟
叩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
烈士歎暮年老驥悲伏櫪妻孥

真敝屣脫棄何足惜四大猶幻座衣冠矧外物一朝發
無上願老靈山宅世事子如何禪心久空寂世間出世
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除拂丈夫生豈易
趣舍志匪石當為獅子吼佛法無南北

和郭功父韻送芝道人游隱靜

觀音妙智力應感隨緣度芝師訪東坡寧辭萬里步道
義偶相契十年同去住行窮半世間又欲浮杯渡我願
焚囊鉢不作陳俗具會取却歸時只是而今路

贈江州景德長老

白足高僧解達觀安排春事滿幽欄
不須天女來相試
總把空花眼裏看

追和沈遼項贈南華詩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鏡臺歡然不我厭
肯致遠公材
莞爾無心雲胡為出岫來一堂安寂滅
卒歲扁蒼苔

辨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見之
常出至
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谿矣
辨才笑曰杜

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
上名之曰過溪亦曰二老謹次辯才韻賦詩一首
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
住兩無礙人天曾挽留去如龍出山雷雨卷潭湫來如
珠還浦魚鼈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
令愧師為遠公優送我還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
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寧有離別憂

辨道歌

北方正氣名祛邪東郊西應歸中華離南為室坎為家
先凝白雪生黃芽黃河流駕紫河車水精池產紅蓮花
赤龍騰霄驚盤蛇姹女含笑嬰兒呀十二樓瞰靈泉霍
華池玉液陰交加子馳午前無停差三田聚寶真生涯
龜精鳳髓填谿衍天地駭有鬼神嗟一丹休別內外砂
長修久餌須升遐腸中澄結無餘粗俗骨變換顏如葩
哀哉世人爭齒牙指偽為真正為哇輕肥甘美形驕奢
譎詭詐妄言矜誇遊魚在網兔在罝一氣頓盡猶嘔啞

餘生所託誠棲槎九原枯髀如亂麻胡不割衆如鎔錫
空與利名交撐拏胡不讓霜如文鍋可惜貪愛如漫漶
真心道意非不嘉貪金聞活非虛譁何須橫議相疵瘕
衆口並發鳴羣鴉安知聚散同魚蝦自纏如繭居如蝸
日懷嗔喜甘籠箴其去死地猶獵獾吾恨爾見有所遮
海波或至驚井蛙烏輪即晚蟾影斜吾時俱覩超雲霞

陳守道

一氣混沌生復生有形有心即有情共見利欲飲食事

各有爪牙頭角爭爭時怒發霹靂火險處直在嵌巖坑
人偽相加有餘怨天真喪盡無純誠徒自取先用極力
誰知所得皆空名少微處士松栢寒蓬萊真人冰玉清
山是心兮海為腹陽為神兮陰為精渴飲靈泉水飢食
玉樹枝白虎化坎青龍離鎖禁姹女關嬰兒樓臺十二
紅玻璃金公木母相東西純鉛真汞星光輝烏升兔降
無年期停顏卻老只如此哀哉世人迷不迷

東坡詩集註卷十九

餘生所託誠棲槎九原枯髀如亂麻胡不割衆如鎔錫
空與利名交撐拏胡不讓霜如文鍋可惜貪愛如漫漶
真心道意非不嘉貪金聞活非虛譁何須橫議相疵瘕
衆口並發鳴羣鴉安知聚散同魚蝦自纏如繭居如蝸
日懷嗔喜甘籠箴其去死地猶獵獾吾恨爾見有所遮
海波或至驚井蛙烏輪即晚蟾影斜吾時俱覩超雲霞

陳守道

一氣混沌生復生有形有心即有情共見利欲飲食事

各有爪牙頭角爭爭時怒發霹靂火險處直在嵌巖坑
人偽相加有餘怨天真喪盡無純誠徒自取先用極力
誰知所得皆空名少微處士松栢寒蓬萊真人冰玉清
山是心兮海為腹陽為神兮陰為精渴飲靈泉水飢食
玉樹枝白虎化坎青龍離鎖禁姹女關嬰兒樓臺十二
紅玻璃金公木母相東西純鉛真汞星光輝烏升兔降
無年期停顏卻老只如此哀哉世人迷不迷

東坡詩集註卷十九